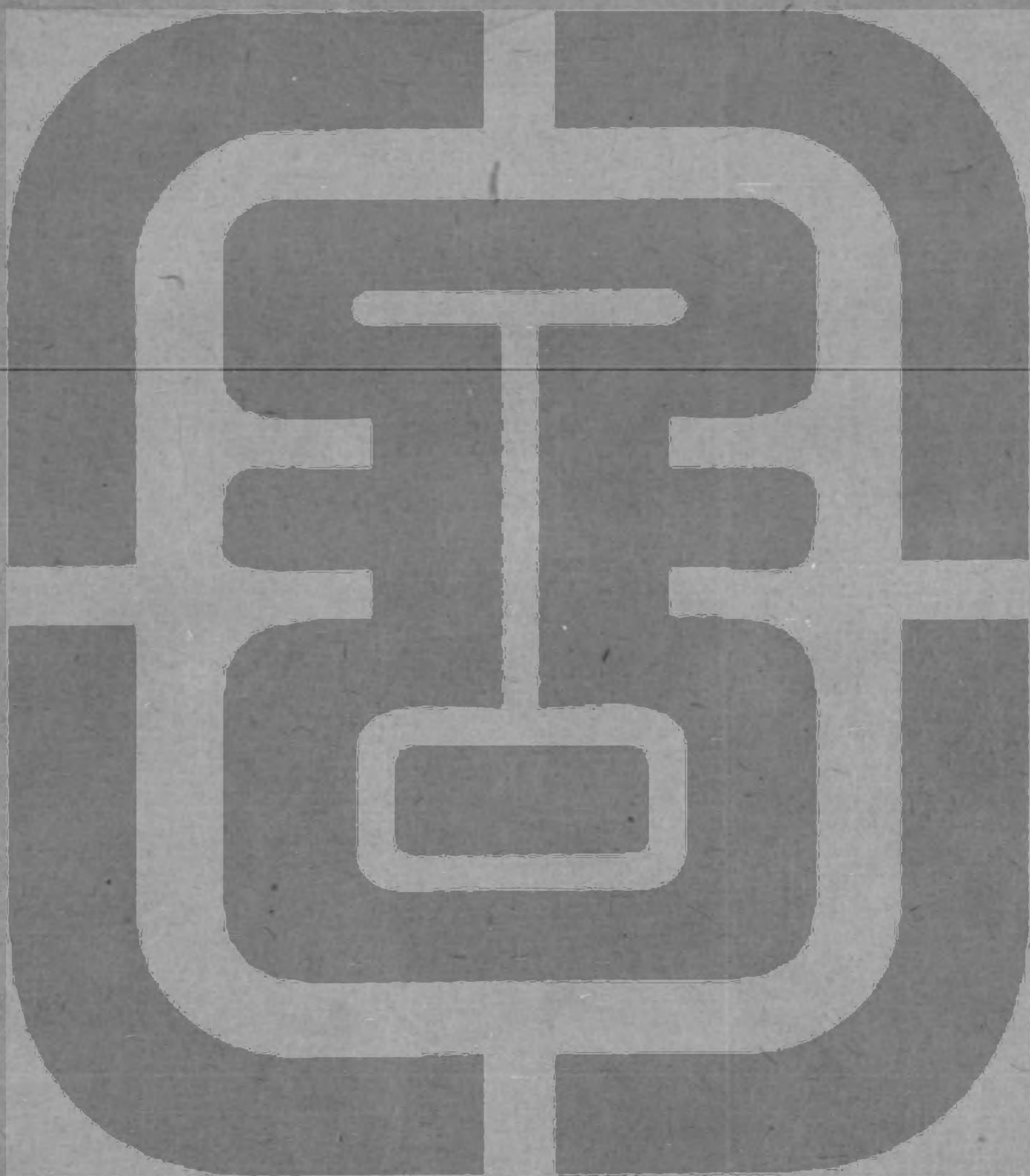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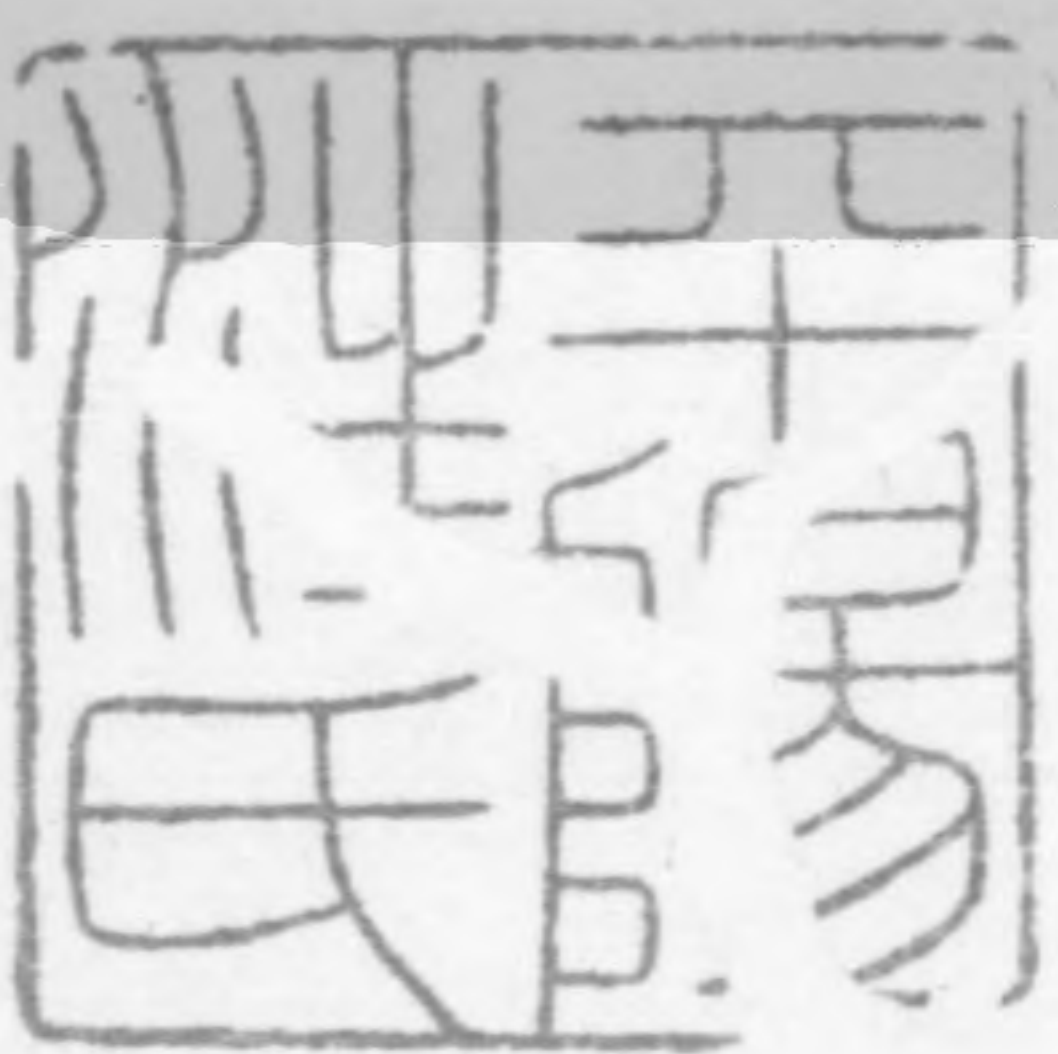
x



山書第十一卷

江南復社

崇禎十年正月蘇州民陳文聲上疏陳風俗
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傳前臨川
縣知縣張采倡立社亂天下疏下巡按
御史倪元珙察覈元珙糾文聲妄評謂東云
捐進之學復社為最著大都誠以質行講藝
誦經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賢良大都陳
八聲有憾于婁東欲共社以為羅織時社



六蘇州士夫為難以示
珙降光祿寺錄事蘇州府推官周之楚亦許
奏張溥等樹黨挾持于是復杜一案久延不
結至十五年御史金毓峒上疏白其事始奉
旨朝廷不以語言文字
人復杜一案准註
銷不必藤葛貽害

民訐奏

崇禎十年正月常熟民張從儒訐奏原任禮
部侍郎錢謙益原任給事中瞿式耜謂二臣

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
賄賂握江南生
柄三黨九族無不諂之人興販通番無不為
之事甚至侵國帑謗朝政危社稷止因門生
故舊列于要津嗚冤然地宦幹豪奴滿于道
路洩忿何從奏上溫體仁以舊憾擬逮下刑
部獄先是奸民陳履謙爭主求二宦關說不
允遂挾恨唆從儒訐奏既奉旨遂問履謙等
詞志遂捏造款曹工溫等虛詞多方嚇詐款
昔者謂謙益作故太
王安祠記曹化

王安門宜款之和溫者謂溫與謙益有隙
之曹化淳訪知其事面奏奸狀命刑部尚
書鄭三俊嚴審具奏陳履謙張從儒各責一
百棍立枷三月死事解

中宮壽節

崇禎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宮千秋節命婦
尚書林欲揖等夫人共百人入賀自西華門
外下輿入門復肩輿至武英殿門外下黎明
皇后升殿諸命婦入排班下手立四拜

宣箋表跪班首成國公夫人入殿內致詞命
婦皆跪三叩頭起立拜而出是日皇后母
周奎夫人亦入班朝賀畢即召入殿皇后欲
設座拜之辭不許

因旱清獄

崇禎十年四月亢旱不雨下詔清獄給事中
馮元飈疏言聖諭詰滯獄禁詞訟夫訟之不
平病在游移動諉以問臣謂明旨駁問理求
其確若使善承上旨可至一切從增古云

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今之用重典寧曰
亡我朝誣告之律特嚴反坐之刑正謂兇狡
之尤類多先發今非唯不禁若或擗之駟殮
睚眦之憤每瀆宸聰不止丁天和抑亦坐墮
人事矣

慎喜怒以回天

崇禎十年閏四月右中允黃道周疏言臣坐
狂瞽自廢五年不圖殊恩又逢再造去歲秋
盡驚聞兵警匍匐入都萬里在途經冬如

自謂七尺殘軀已非臣有頂踵可効不
存然自元正見朝以來依阿澳忍遂歷春夏
出無一語可報聖明入無一言可對衾影還
顧往年自請使鮮經理東江之事俱成藝夢
凄然之下細見自息益之臣竭力致身有
懷必盡未有自欺其心以欺其君頑鈍不肖
如臣今日者臣自度血氣已衰學問不進利
亦威休事事創心怔忡之餘遂成痼疾正擬
吁籲乞身自投溝壑日月澤未降雲滯其動

方陛下宵旰憂之，用群臣修省，惕厲之日
正雖無知，安敢自終。然觀邊圉，游驚寇攘，武
內廉耻道衰，人心盡喪，非有獨立不懼，有實
無貳之臣，必無以灑發肅心，湧除暮氣。而諸
臣過自懲之，苞免制，敢為陛下昌明其
說者，勿論其他。即如近者中外齋宿為百姓
請命，冀一沛澤以成麥秋，如釋滯囚，斷庶獄，
繪監門之圖，狗烹桑之請，猶未足以上叶元
載，下慰蒼生。而五日之內，繫兩尚書，夫聞亦

一臣察敬申一疏者，又安望其戡亂除之。茲
究解網贊浩蕩之恩，成霖雨之業乎。以陛下
寬仁優容，言路猶且如此，蓋自三百載十三
宗以來，未有士氣不揚，隨風茅靡。至于今日
者矣。臣覩天下災患，生之喜怒，人生喜
怒，係天下之安危。古之聖人，喜怒行于臣隣，
則臣隣興作，怒氣行于邊鄙。席有詩曰：君子
如社，亂庶遘已。君子如怒，亂庶遘阻。君子之
吾怒，皆以撥亂。故爭其大，不爭于其細。今

人猶不爭細故是競朝無一可喜之臣則臣
無一可起之事邊無一敢怒之氣則終無
一過阻之日威順反施貴賤倒置是以奸昏
互煽叛逆鋒起四方潰決不可收亢陽之
極至為旱災而大小臣猶結舌不語使陛
下焦勞于上百姓展轉于下諸臣括囊其間
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也臣非言官默不違道
然受特恩起自草莽雖不以言自居天下猶
以言責臣遠有韓愈陽城之嘲近有孟軻

蠹之諷自顧惕然無以自容其一二高談
士猶以臣前者開政府諉卸之端後者堅詞
林緘默之路負恩藏拙遠媿古人臣何知言
知有臣之心而已臣自欺其心則何以事陛
下惟立場罷黜以以書食之耻以發感恩之
忠以垂有懷不盡之戒臣繫壤荷榮沒齒無
怨謹此奏聞

清軍屯

崇禎十年閏四月巡撫西僉都御史孫傳

廷疏言臣維人臣苟有報君父之心必無難
器任之事苟思濟國家之事必有可久大之
圖臣本碌碌蒙恩授鉞拜命之日即聞秦中
兵馬錢糧俱在延寧甘固心鎮而西安等府
凡臣所屬地方素稱屯裹後無額兵額餉臣
遂冒昧具疏以兵單餉詘仰瀆聖聽蒙皇上
召對平臺諭臣以此時措兵難措餉又難宵
旰憂思溢於天言比部覆臣疏蒙聖恩准臣
標兵三千名給臣餉銀六萬兩奉有以徵兵

餉該撫自行設處之旨臣陛辭而西夙夜凜
凜殫力搜剔恨不於無兵無餉之時勉尋一
足食足兵之計及臣抵任查得西安四衛原
有額設屯軍二萬四千餘名固未嘗無兵也
何以有兵而若無兵臣竊謂此必原額屯軍
尺籍徒存餼糧莫措有兵無餉故不可責以
社操及查屯軍額餉則每軍約給贍地一頃
固未嘗無餉也何以有兵有餉而竟無兵臣
竊謂此必原給贍地屯軍少積數澤本不可用

不易主轉售已不能開有地而不足抵餉故不能責以騰飽及查國初選撥屯軍田土率皆膏腴墳壤而相沿以來除本軍自行耕種着伍外或有轉典承種則本軍着伍而種地之人每歲每畝出辦典銀一錢付本軍充餉或有豪右隱占則不出典價無兵着伍衛所卑官不敢復問而但於撫按司道操閱之時覓遺市棍家僕支應片刻旋即散去然屯地則猶屬公田未敢私鬻隴畝阡陌固歷歷可

稽也第非隱占即典種本軍自種十無一二隱占者既種地無軍而典種與自種者亦尤而效之以逃曠為固然故雖日取該營把總等官繩以重法而錮習已成歛炤種地之額一一責有實在之軍勢不能即問有實在者亦止於偶一查點唱名忘名已耳或查點稍頻已竊誑怨蓋皮視所種之屯為固有二若未嘗給有官紙胡以相苦如此况欲實加操練驅之使陷敵首奔効死用命乎故也

養之軍竟成紙上之平養軍之地亦成紙上
之地而皆若烏有矣臣因博攷故續洪武年
間每軍額地一頃歲徵正糧十二石餘糧十
二石盡行收貯屯倉以正糧按月支給本軍
以餘糧支給官軍糧餉不煩轉輸而倉廩
充實兵不煩召募而士卒精強法至善也至
永樂二十年奉詔減免餘糧六石然正餘一
十八石猶然交倉按支法尚未壞也至正統
二年以正糧十二石充給本軍充餉免約免

支止徵餘糧六石入倉而屯法大壞矣正統
不知何時復將餘糧六石改為正糧一併免
軍免納而屯糧既不入倉屯地幾成私產於
是操獻侵霸姦弊叢生遂至莫可究詰矣臣
痛憤國用匱乏不得已屢劾稅架每責好義
終事於朝不保夕之民而朝廷額設軍屯反
為豪右侵隱致使全陝賊獮數年欲勦寇則
苦於無兵欲募兵則苦於無餉蠹國養寇皆
緣於此因于去年十二月檄行西安府推官

工鼎鎮從頭清查復務示通衢明白曉諭而
與事之初阻撓百至或有為臣危者曰屯之
必不可清久矣且隱占屯田皆豪有力者所
為一行清查必觸其忌彼能以蜚語肆螫而
又實煩有徒大可畏也且思民間私田苟為
大姓侵奪其家幹之忠誠為主者猶為愬官
申理况豪右亦皇上之臣民謬典秦封即為
皇上之家翰彼之理詘於臣而臣之權重於彼
使臣畏避譏讒隱忍徇縱有臣如此將焉用

之且渠等各有身家即能布散流言禍殺臣
之身名必不能別發難端抗皇上之斧鉞苟
有利於國家臣以身為怨府痴迂之性生而
已然又何畏焉推官王鼎鎮卓有同心力行
稽覈除右護衛名隸秦府應另議外先將左
前後三衛占種逃亡及嘗盜免補各地查明
備造格冊詳註原軍祖名原地坐落及種地
人戶籍貫一一申報到臣臣酌古準今推情
之法示以不深究已往不追奪原地止按地

起課即責辦於見今承種之人亦不重派多
取臣遂依做先朝成定之數區別屯地等則
以為起課差次而裒益多寡總以民間見行
典地每畝一錢之例為準每上地一頃徵糧
十八石中地仍量免三石止徵十五石下地
又免三石止徵十二石每石折銀七錢每頃
納銀十二兩六錢中地十兩五錢下地八兩
四錢大抵中地居多而上下地俱無幾總計
三衛古種逃亡嘗追免補各地已清出者共

該起銀地三千三百二十七頃零徵銀三萬
五千餘兩查民間之田責租佃戶歲入不啻數
倍於此今止照此數上納別無科擾蓋猶輕
於私租遠甚自示之後人始知寬平易從無
不翕然相安臣復行王推官各炤屯地坐落
州縣清造徵收文簿發西安府監收同知孟
道弘轉發各州縣徵收是役也不呼籲以窘
大農不加派以屬遺子惟是力破情面不避
忝勞遂能於鉅罄盡之日歲取三萬五千

金於饗饗久饜之吻兩禱於因餓加旅兵荒
交困之秦殊非淺鮮然臣未敢以此自足尚
期殫臣釐剔之初念徹底澄清務使軍無一
名虛冒地無一畝侵隱而後已再查每歲四
衛額派延寧各邊班軍一萬一千餘名約該
給軍屯地不下一萬二千餘頃查十年以
來班軍俱未赴邊每名止解班價銀一兩二
錢夫延寧西安總係皇上土宇而挹此注彼
遂使十去其九亦可嘆也臣請於清出地租

內動支解抵班價所餘班軍屯地聽臣選汰
徵課其地內丁條布價馬草茅費皆於課銀
內取給所有贏餘召募精健入營應兵分別
戰守二項每守兵一名約歲費中地一項之
入戰兵酌量增加但求有濟實用不必取盈
虛額即以三軍屯地之所出養戰兵二名未
為不可外有各衙門人役承種屯地者容臣
盡數查出照例起課即係必不可裁之後亦
止每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所餘盡佐軍

而至於本軍自種屯地臣次第確查凡有途
遙不願應兵及老弱不堪征戰者責令炤例
納課如有不願納課實係精壯堪以應兵者
仍行著伍與召募之兵一同征操如是則有
一兵即可當一兵之用挑選訓練但得勝兵
萬餘愈於二萬四千有名無實之軍多矣而
餉又不煩另措將見單匱立轉為富強居恒
則用以建威銷萌潛懾不軌之謀有警則用
以摧陷廓清力剪方張之勢何至如向來厝
火貽憂養癰致潰無事而釀成有事一遇有
事遂決裂敗壞而不可收拾乎倘臣仰荷皇
靈克底成績握三秦治安之要圖開萬世永
久之大利於臣頂戴天恩捐糜圖報之區區
亦可稍酬萬一矣

回天四要

崇禎十年閏四月給事中李汝燦疏言臣歷
觀往牒遇災而懼之主亦比比有之然引咎
夕屬彌文求言亦鮮實事未有如我皇上露

禱之實惟切反躬折天之誠直周民瘼凡內
外大小臣工暨天潢勳戚咸與鏹愆淪義併
慮省心如詔群臣直言又何聖不自聖如此
也臣愚無長慮然備位諫垣何敢嘿嘿竊緣
今日之早慮今日之變殆非尋嘗笑異也大
敵夥寇憑陵盤噬十年所矣天下財賦之地
已空其半而渴需財賦之事猶不止僅望其
全又值此驕陽赤地吳越楚豫燕齊之間不
知幾千萬里是所未盡空者殆將并盡矣夫

以空國御子遺當大敵呼吸安危在此際是
可不凜々寒心哉臣日夜思維天心降害惟
皇心用極可以默回則有執中之說在合則
躬荷曆數失則四海困窮堯舜相傳夫豈欺
我今民窮極矣敢謂非失中之漸積今欲極
民窮矣可或忘允報之冰競請自大廷以至
深宮目無偏視耳無偏聽心無偏主事無偏
持無偏則無危可以轉禍可以合睽蓋天下
大器猶舟也舟平則安偏則危宰舟者實古

而虛左舟不得平幾於傾覆願我皇上鑒之
天下最苦不足至於歛怨干和者非財用乎
財用別無足法獨恃有政事國朝酌軍民定
徑制千古稱善不圖後之變法者不念下民
率瘁但云急當治標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
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不得有
其食自有兵不練輒又增兵而餉愈難措自
有餉不核輒又添餉而兵愈得冒即今核實
之使紛出而抽赴兼噬屢聞清派之今日嚴

而占兵冒軍未減竭有盡以養無用至於形
窮勢窮而窟穴竟不得問蒙狗竟不可問可
謂有政事乎若不亟簡公忠幹辦之臣力求
清核以救其弊協求長便以復其初竊恐歛
怨干和當又不止如今日者願皇上遠慮之
也若國家忠賢實為元氣元氣薄則邪氣襲
而成病忠賢挫則鬱氣結而干和故古賢君
遇災必求賢良方正直言或起公忠威望之
臣輔政立事乃今何如也催科迫而廉惠不

行者輒蒙禁訊矣法網密而百慎一疎者動
遭波連矣告密開而高門輒罹妖謗端士難
免含沙矣叅劾訛而清修輒被蛟斥贓陷長
呼獄底矣又有賦性忠直盡言不阿如魏呈
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等皆以一鳴輒斥
致言路競效括囊元氣可無挫鬱否今幸我
皇上下詔疏滯獄求直言矣其禁訊被蛟諸
臣旦暮當復見天日無容再贅獨是直臣所
係更重所得實難當今之世求其為公起見

不墮茅靡如前諸臣指不多屈皇上儻赦其
前愚收之左右則君過聞而德業必有所賴
朝廷壯而亂賊必不敢窺其為直言不愈多
乎昔淮南不畏弘羊而憚汲黯慙直無負人
國自古如此惟我皇上信行之也若夫輔君
德以交修總庶官以康績猶在相矣相者中
外安攘賴其決策祖法朝綱兵權國體賴其
匡正會推內降賴其執爭有技彥聖賴其休
容邪黨諭訛元黃亢戰賴其力挽大旱賴其

霖雨今俱泯嘿未有聞也旅進旅出朝夕矻
矻遂足稱畢業乎隻字出為絲綸片語皆闕
治忽必使擬議之際真足諧至德而符天心
庶幾批駁之餘乃足愜輿情而興化理不然
者此瞻彼顧依樣葫蘆抑陽扶陰未忘偏
黨其貽害人國何可勝道蓋自八九年間拂
戾干和之事始於揆端積於四海者不知幾
許又何怪天旱地拆日食風變之屢見哉皇
上而欲求消弭政本之地猶不可不深維之

也
請行五事

崇禎十年五月右中允黃道周疏言臣冒昧
不知進止於前月二十八日具奏乞休奉聖
旨云云欽此臣不勝感激自計此生應死不
死應黜不黜曲荷生全者再四矣旁皇彌月
欲求一靖獻不可得凡懷疏欲上中止者三
非獨謂言非其職亦深知建言之難也鬱
昏病沉眩二十餘日時科臣陳曷父與臣同

病竟死令臣當日死則亦死矣後有忠言誰
為自者臣迂蒙寡特於中外大計無所復知
所懇以空言明報者誠以天下神器為之
有道簿書刀筆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古
之聖人設為禮樂以治方內設為征伐以治
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縲絻纓髻纏
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
縱於小人周宣王中主耳自文王至於宣王
亦二百六十年而後中興宣王感旱魃而修

行是為雲漢之詩其詩曰王曰何辜今之人
言宣王側身閔下之至也感獯豨棄荆而脩
政是為六月江漢之詩其詩曰王猷允塞王
心載寧言宣王憂思謀畧之遠也宣王內以
至仁憂其臣庶外以至明至武奠其封疆是
以吉甫召虎之倫皆以儒生躬贊大業享有
太平者四十六年今陛下則皆見之行事矣
而天下大勢未可頓回人心未可頓收四方
兵戈未可頓息所當深維其道講求其故攷

證詩書以鞏其後齷齪瑣人安足共圖大計
乎古之聖人愛人以立休知人以致用其所
知者不過數人其所愛者及億人知之道無
他亦曰能愛人安民而已共工伯鯀身亮天
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治雖明神之胄不保
幽羽之戮今日陛下寬仁弘宥蓋有身任重
寄七人載罔効尚擁權藉自若者夫以風動
之時人心淳固龍蛇作孽不足以亂天下故
寬假以九載之績今生民塗炭朝不及夕一

夫晨呼百臂齊奮而東西悠忽若此是有道
仁人所倚席而借著也臣觀陛下每值天誠輒
避省躬率先羣下此自古聖主所未嘗有而
朕肱心膂竟未有得當以報陛下間有陰陽
災青兵戈之害則率云是郡邑無狀所致郡
邑州縣猶之至土所應不過百數十里之內
何足以廣召侵氛漢蕭望之以御史大夫欲
應天變上猶薄之何況州縣承流象指者凡
天下風化轉移陰陽若否皆視當宁之心氣

當宁之心敬則天下皆敬靜則天下皆靜
當宁之氣和則天下皆和平則天下皆平當
宁之心氣既以敬靜和平而天下猶有不敬
靜和平者則二三元老當刻責自厲柰何使
草土臣庶市其怒色乎積漸以來國無是非
無柱直郡邑長官苟且了事誠可憤痛然其
視聽一繫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
鋏覈則下樂峻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賴奸
徒羣聚京師鳥聲獸聲白晝相呼縉紳俯首

屏息以伺動定皆曰是有繇來孤危之臣重
足而立幸逢陛下好生下詔求言省刑清獄
如清執學臣俾復原官中外鼓動此輩稍稍
斂戢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
獄者旋聞臣思自古致治之道惟此二端清
獄之端出於惻隱惻隱為仁引而克之仁一
人即可仁天下小民雖有納溝之痛縉紳猶
多難離之嗟求言之端出於是非是非為智
引而克之知一事即可知萬事君子猶有畸

偏之談小人豈有虛公之論今陛下仁智端
竟其明而大臣引伸擴充不力昔太祖在于
戈控攘之中尚日與劉宋章葉講仁義究道
德以為戰勝之術今公卿即多暇而大敵正
強流寇西沸江淮之間不合如礪雖張仲山
甫處此未遑舍六月而歌清風柰何與市井
細民申勃措之談脩睚眦之報乎臣自少迄
今五十年孤踪塞允不言人過然私誦聖賢
之言以為清忠易許仁孝難知故有至道以

責至人忠恕以恕僚友陛下慈孝即風動海
宇豈必令二十年前閭巷養驕無觸乳之犢
陛下敦睦即雍字上下豈必令二十年前縉
紳矜棘無傾軌之嫌且以時事如此人心如
此輔臣雖甚賢甚良甚清甚強寧保天下四
海無一蹴芻豢馬之事最切一在起廢籍批
鱗強項之臣使為秦豫襄盧諸道監軍但約
賊平授之節鉞勿以別戶分畦銷其壮志又
最不可緩者應詔直言之臣被許無證之士

悉以一面解其煩寃行此五事使天下凄風
苦雨盡為祥雲寸短尺長畢成大慮諸臣之
詬誅可以不解自馭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
不用然後以上歌采薇下誦天保講律度明
禮樂與周宣殷武媲美無窮臣雖長往沒齒
無怨又臣自未病前觀五月朔夕焚感與日
同在鶉首參火之分三辰皆火也又以朔夕
合火宜脩乎火政稍節威光使死一為厲明
春焚惑在於水火徘徊心尾之墟宜慎
大器遊茲戎務漢臣蓋勳曰寇在於外而內
臣陳兵黷則不武陛下洞燭厯理深明天道
握要以御四方求仁而蘇百族樽俎之內勝
美自饒何必使舉朝精神弊於兵餉刑獄之
下乎臣草野受殊恩無可報稱又被病濱死
思一罄所懷非敢一毫感憤輕談時事惟陛
下垂鑒焉

法官守法

崇禎十年五月刑部尚書鄭三俊疏言竊惟

職今以法為官矣自當先為皇上守法顧從
來持法之難後則留獄急則失情深則礙怨
縱則生姦職今不敢緩不敢縱矣亦何以使
獄無遺情而法不失恕也惟是於萬不已之
中曲體皇上哀矜寬恤之意而總之以清理
冤滯為先在昔囹圄空虛古今以為美談今
日風趨日下犯科者衆承讞諸臣又復拘牽
玩忽遂致淹滯不結羈繫日煩職謹遵照勅
書斟酌上請如答罪以下恩例得徑釋矣流

徒以下得減等矣情罪既不深重應候監臣
會審過分別保釋禁贓微者并釋仍候具題
奉旨發落者也其未經題請小叅犯人除重
罪外內有情輕者幸逢恩例似應遵炤勅諭立
與釋放緊免擬罪仍開具花名起數題知
軍徒以上情罪稍重或有一錢可矜者亦似
當炤例減議通候監臣會審過開具略節奏
聞候旨下遵行者也此皆就衆犯而言也近
來士習苟且廉恥風微文武弁吏多罹法網

誠其自取然皆曾蒙皇上敬體之人也匹夫
匹婦盡沐洪恩而衣冠士人久滯圜土應知
必履聖念請除干犯重罪者無容置喙或有
無心誑誤時勢偶艱情罪尚在可原公論未
堪永棄者懇乞聖恩姑容就外羈候恭聽處
分自有應得之罪在未敢私也此皆就見監
而言也皇恩寬恤於見在職猶思推廣於將
來嘗聞立國本忠厚論人先長者而浮薄喜
事者黜德為培養元氣收拾人心耳邇者人

趨僥倖罔顧大體告訐漸開株蔓日盛朝端
既已不靜畎畝如何得安誠不得不寬猛兼
施恩威並濟然而持刑之官嚴猛易寬平難
嚴則一意刻深無徇私之嫌無推委之迹引
繩批根何求不得寬則為國家行仁義為士
人養廉恥不敢翫於法之中又不敢濫於律
之外反覆寬盡務令得平乃為詳慎而謏薄
瞻徇之吏痛癢不聞非聽人撓枉則自己贖
狗冤抑愁嘆之聲若罔聞知數日間內者未

出外者接踵而入又皆不容已於鞠讞者刑
獄何時而清請自今勅令中外大小臣工存
惻隱之實心行惻隱之實政無悔無畏無俾
小民有白之冤勿令姦宄懷犯上之漸一應
民間訴訟在內責之五城非閩重辟隨時打
斷不必一一叅送問擬在外責之撫按但有
貪橫不法不時送公收理據實奏聞間有秦
旨提解者亦准先典審明取具招繇摘緊要
犯證解京究擬不必槩解職部承問司官但
係到部人犯定限十日之內即與從公問結
若有玩愒不職如明諭之所謂漏匿延勒者
或即當以白簡從事如此即不能弼教明刑
仰贊刑期無刑之意而洗冤導滯亦庶幾乎
不潛不濫之風刑罰當無不中者矣刑罰中
禮樂可興人心豈有不欣暢兩暘豈有不時
若者哉

府縣分等

崇禎十年五月給事中辜朝薦疏言民生日

但由吏治衰也臣聞世廟當年分天下府縣
列三等因地考成最為居要臣以為掣籤之
法可廢而三等之例宜行蓋衝煩難治之地
有能招徠撫字捍蔽固圉者定為一等其有
富饒安靜之地中才可以自勵者定為第二
至于簡僻可以卧治次為第三升遷之法隨
之賢者得盡心職業而不分心奔競一善也
朝廷得器使之宜在下免趨避之法二善也
三途可以並用資格不至困人三善也人地

既已相宜任後不許改調四善也才品已自
猷而明試又能奏功異時求閣部邊疆之才
何患無人五善也吏治將有可觀民生必且
攸賴矣

溢地加派

五月給事中王猷疏言兵部尚書楊嗣昌進
均糧溢地之議戶部尚書程國祥進溢地書
冊下撫按恪遵徵解臣敢指不便有五以溢
地為實耶某戶欺隱非大加清丈不可此時

一望赤地重之騷擾一不便也以溢地為虛
耶是誰奏聞或僥倖從寬或誤罹不赦二不
便也計畝之溢耶肥瘠莫辨輕重失宜三不
便也計糧派溢耶加以何名小民鳴冤鼎沸
四不便也遠餉新餉年甚一年一皮兩剝五
不便也望深思遠計酌議施行

進規輔臣

崇禎十年八月溫體仁以病去編脩吳偉業
進規輔臣張至發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今日

首輔之鑒取之溫體仁而足矣體仁學無徑
術則當講求仁義棟達朝章體仁性習險諛
則當矢志光明立身公正體仁狎匿宵人則
當嚴杜論訛之輩體仁護持逆黨則當力繼
孝忠之徑毋如體仁之泄洩偷容毋如體仁
之游移飾詐庶乎聖恩可副衆望可塞也乃
積習未化近日辦揭盛稱體仁之美曰孤執
曰不欺夫體仁有唐世濟閔洪學蔡奕琛吳
振饗胡士彝之徒恭贊密謀有陳履謙張漢

儒陸文聲之徒驅除異己何謂孤庇樞貳則
總理可不設而事敗乃設疵鳳撫則鎮可不
移而事敗乃移何謂執皇上之決辭仁正謂
其善欺耳家窩巨盜產編茗溪自詭曰清孽
子招權匪人入幕自詭曰謹何謂不欺然則
首臣真以為孤執不欺乎夫使聊為嘗試之
言寔作更新之計臣何敢議如其不然則必
因私踵陋盡襲前人所為將公中正直之風
何以復見乎

東宮講官

崇禎十年八月以明歲二月東宮出閣預定
侍班講讀等官侍班禮部尚書姜逢元詹事
姚明恭少詹王鐸屈可伸講讀禮部侍郎方
逢年諭德項煜脩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
廷麟林增志校書編脩胡守恒楊士聰
編脩楊廷麟特舉清望之臣疏云臣庸駕下
材遭遇聖明冒列史職每圖稱塞深媿無能
効此犬馬復蒙恩旨以臣充東宮講讀官臣

惟青宮妙選儒者至榮臣得與供事竭此愚誠實出萬倖既退而思之皇上聰明天授慎擇端良其為慮深且遠庶幾必得清剛謹直博學多聞之士以克斯選而臣碌碌材質疎淺拊躬自慙且以臣所知伏見司徑局掌局事左春坊左諭德兼翰院侍讀臣黃道周學術貞醇品行端潔在皇上已鑒其清望即賢者以敬為人宗愛國之忠出於誠懇自其始仕迄今十有六年守身樂貧書史之外室無

長物又博覽群書究心經務古今諸大典故靡不推研體察洞貫本末方之古人真德秀胡安國之傳也使得與講讀之列必有正言正事之効以臣方之萬不逮一臣不揣冒陳乞皇上察臣至愚准臣辭免願以臣所任別簡道周必能進仁義陳堯舜以無負皇上慎選至意即道周受之天下以為不媿臣思審力推能人臣之義偽讓市名臣必不敢深念元良天下根本而正人世所難得如臣下劣

與濫清班徒使大儒未獲實用名實之際臣
實愧心儻蒙恩聽臣所請宮案得賢良之効
微臣免匱望之譏實臣大願臣質辭讓能義
在為國非為道周也臣又考祖宗朝有洗馬
司直司諫清紀等官所以隆副貳之儀廣正
直之助也皇太子端位震宮歷有歲年謂宜
禮取備員以敬曠典義資箴誦功裨高深四
方聞之後世法之率祖敬德於古有光伏乞
聖明留察

大學士張至菴揭言東宮講讀等官公議推
舉時于至聖先師之前齋心對越每人各出
一名单擇其公同商確者入告彼時亦嘗言
及道周清品但意見不無少偏如近日三罪
四恥七不如既中有不如鄭鄴等語夫幾倫
杖母明旨煌、鄭鄴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
可為元良輔導乎文皇帝特簡王讓侍皇太
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原朕聞讓孝
于阮故擢用之今熉等謂賢如道周猶如格

外煜有何德堪在選中是博讓賢之名而使
臣等冒蔽賢之愆臣等所不任受也按道周
先是有七不如之說謂品行不如劉宗周至
性不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呈潤犯顏
敢諫不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
儒朴心醇行不如李汝燦傅朝佑文章氣節
不如錢謙益鄭鄮上責其不如鄭鄮為非道
周復疏謂臣與鄭鄮同為庶常時文震孟疏
論魏忠賢鄭鄮抗疏掾之削籍入山每以臣

為怯臣亦愧之也每執筆不能明白輒思鄭
鄮以為不如真不如也蓋以此自砭亦以此
分規非為累臣地也上以其起廢不久姑容
之
給事中馮元飈疏言臣聞聖王之世公卿能
讓其下皆讓是以風俗醇美寇攘不作四裔
賓服神聽和平傳曰讓者德之本也孟子曰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斯道不明至于邇日大
臣以訟受服小人則而效之奮臂相先不奪

不止雖伏聖明屢申獎抑辭榮宗讓人情所
難日者皇上敦重元良盛典肇舉而東宮講
讀官項煜楊廷麟後先疏請推賢自代及于
坊臣黃道周夫道周者嫉妬已甚至清無徒
環召以來閉戶却掃一時之人非不重之敬
之特以道周數忤執政引嫌累足罕至其門
二臣獨篤信舉知退然自下即使其言不必
用自足砥礪未俗增輝盛典為皇上股肱輔
弼之臣者謂宜深相加嘆風勸百僚而伏讀

閣臣張至發等慎選心矢至公一疏若大不
快于言者而併遷怒于道周則何也道周之
賢閣臣固已言之矣事親至孝天下所知直
諒多聞身無擇行所不足者惟以賦性高介
不能隨時俛仰取當日大臣歡心耳閣臣何
心執之如舊一至於此若以其言之為罪則
皇上業已起田間還其清秩數四回奏皆荷
優容天下萬世方頌為主聖臣直一大盛事
而聞臣乃反借此以怒道周嗟乎道周忠足

以動聖主之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臣恐天下萬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夫官僚濟濟豈盡講讀道周即不與選而閣臣所選者亦既有項煜楊廷麟其人在二臣為閣臣所選而能以讓賢自異不肯苟悅于閣臣自臣而觀選者亦可以無愧臣所惜者皇上方欲懲貪而有一清者大臣又指以為偏皇上方欲抑競而有一讓者大臣又指以為矯以人事君之效將安望乎臣素恥雷同復羞搏擊但以公道所在自比他山伏望皇上特勅閣臣滌慮蠲私一更往轍以清讓為必可法以偏矯為必可師濟濟隆、猶可立追也

寒審之法

崇禎十年十月刑部尚書鄭三俊疏言刑科抄出纂脩曆法山西代州知州郭正中一本為敬因乾象等事奉聖旨寒審是否有例著該部查明具奏欽此職等召集十三司官公同唯議查六曹成例備載於大明會典一書

而職部沿革亦刊有刑部事宜向來止有熱
審朝審與五年大熱審之例職等欲博攷典
章上副欽恤而累朝實錄藏在內府職等無
從稽覈其他野史家乘之所載恐聞見未真
不敢輕為援證但恭誦二祖列宗寶訓就中
有時涉三冬事閱慎獄者如洪武二十三年
十二月癸亥太祖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
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
粟北邊以自贖力不給者或二人或三人併

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贖以行翰林學生劉三
吾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
恩矣太祖曰愚民犯法如陷飲食嗜之而不
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惟恕以行
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嘗
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嘗濫以嚴刻也
太祖曰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
立威永樂四年十一月法司進月繫囚數成
祖閱之凡數百人大辟蓋十之一諭刑部尚

書占震大理寺少卿虞謙等曰既非該死罪
今天氣寒洹而悉繫不決必有死不當罪者
誰之過耶凡雜犯死罪以下約二百悉准贖
罪例發遣大辟繫聽決永樂九年十一月刑
科都給事中曹潤等言曰昔陛下以天寒念
獄囚淹滯勅近職就獄審錄輕卽釋之職切
見其中有淹滯一年之上者且一月之間瘦
死九百三十餘人使罪重者不得示懲而輕
者死於無辜成祖召法司諭之曰朕於一物

不忍傷害况人命乎爾等不体朕心冤濫如
此縱不畏國法獨不畏陰譴耶姑記尔罪徒
流以下期三日內皆決放重罪當繫者亦須
矜卹無令死於饑寒永樂十年十月勅三法
司出繫囚之輕者輸作贖罪有病令順天府
遣醫療之永樂十二年十一月成祖曰方今
嚴冬囹圄有罪者固難決放無辜者並受幽
繫飢寒瘦死非德政也尔等卽具成獄及所
疑旨進來朕親閱之宣德四年十月以皇太

子十秋節下寬卹之命減雜犯死罪以下宥
笞杖及枷鐐者以及世宗神宗每遇冬月或
以災異修刑或以覃恩布德是寒審雖無近
例可循而先朝間施寬大正以裂膚墮指之
威倍增桎梏拊揚之慘深宮偶一發念寒谷
旋已回春列聖相沿時屆寒暑未有不以存
卹囚繫為憐者我皇上天縱之資同符二
祖中興之烈媲美世宗如清理事創自淵衷
垂為鉅典以故三春亢旱天日陰霾而自庶

獄一清之後甘雨應期和風協至近且邊烽
息警秋事告成從知皇極為庶徵之符益見
祥刑乃銷兵之象職等尚擬刊刻成書請旨
宣付史館布告天下以昭曠世無外之仁揭
百代雜新之制皇上若推廣列聖省刑之德
意與近日清獄之弘慈而更需為寒審之仁
政於以召和集慶所關治化非淺鮮也

盧溝築城

十日盧溝橋城成賜名拱極初內侍曹化淳

建議于盧溝橋築城管工內侍侵剋工銀執途人受役怨声載道

熹宗實錄

崇禎十年十月給事中馮元飈以天啓六年事蹟拘于逆案諸人史官顧忌不肯纂成實錄乃上疏曰臣待罪禮科與聞掌故每見鉅重諸務類多廢弛習為固然莫之省究如謚法五年一舉所以風世也今或有再訪而無一報曆法終古不易所以奉天也今或持各

是而滋大疑積怠成荒蓋難枚舉第以四郊多壘未敢一切具陳至若實錄一書則萬世是非之衡亦一時勸懲所恃也凡禮樂沿革征伐次第刑政施設群臣功過四裔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太祖高帝曰國史貴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世宗肅皇帝曰史之可否一出于公非公則鬼神亦察之在祖宗之世重史若此而又慮其書藏之金匱副在秘書人欲見之有不可得

更就其事輯為室訓以傳於天下使天下賢者有所勸而不忠不孝之臣有所畏至盛典也故歷朝以來雖御世長久事蹟繁重實錄之成無踰至數年者今熹廟之政前後七載實錄故事以月繫年總其成書不過八十餘卷耳夫古之修史者或訪諸故老或採及輶軒故其編次至煩折衷匪易若我昭代則法制既詳官事畢具在翰林有起居之職在六垣有章奏之抄在內閣有票擬之籍纂輯磨

對豈待九年何徇何疑坐成廢閣此固非一政一事之蠱情也臣嘗誦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天啓之間是稱陽九其為忠逆殆亦多途法誠所陳至非渺小徒以實錄未上室訓弗傳遂使衆志紛營猶思擾濁保奸舉逆蠅集兔爰外患未寧其漸方長臣所竊、良抱深憂非敢過執硯迂徒于奮武之秋漫作揆文之論也伏乞皇上毅然獨斷即勅所司將實錄室訓立行竣役如室訓頒

而此非曲直有不合匹夫匹婦之公者許廷
臣據實糾正按治如法如此則人心自定政
體肅然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豫教太子

崇禎十年十二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疏言
臣聞皇太子天下本也而尤以豫教為急茲
者皇上允諸臣之請以春仲出閣講學蒙養
實始聖功子述重光父作千萬年長治久安
皆繇於此豈非今日第一盛事哉乃微臣芹

曝之獻以為今日皇太子論學不必遠有取
法皇上法祖太子法皇上足矣蓋從來言教
不如身教諸臣以經書為開陳是以言教也
皇上以金玉為模範是以身教也父子之氣
脈最親朝夕之觀摩尤捷故諸臣進千百至
言未必聳前星之聽而皇上行一二善事已
足為少海之宗則今日身教所宜加意臣謹
列其大者望聖明垂聽焉其一在見天心皇
上敬天一念千古無兩不謂迩來氛祲頻見

皇一日勵羣工以修省然臣以為人臣修事
人主修意則慎獨是也皇上誠於萬幾之暇
時々看未發氣象覺我心天心渾然無間則
喜怒自平用舍自當中和致而位育臻使皇
太子見之亦於此處操存涵養他日恭贊事
業取之隱微裕如皆皇上教之也太祖高皇
帝諭博士孔克仁等略曰教之道當以正心
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正其
害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

誦詞章而已大哉王言夫正心必先誠意此
天人合一內聖外王之學決非耳口可證在
皇上亟以身嘿示之而已一在卹民窮今天
下苦於寇苦於兵苦於水旱如臣所屬中州
之宛汝南直之英霍赤地千里遺民之不去
為盜者惟奄々待斃而已臣向為中州乞賑
業奉旨議蠲臣以為遺民骨髓都盡其蠲之
固蠲也即不蠲之又安有升斗以應追呼與
以蠲之虛名不如賑之實惠皇上宜乘此大

剿之時亟發帑金數萬特遣廷臣分道散賑
既以大需皇仁使知有生之樂又以收拾民
心使無從寇之憂計未有便於此者使皇太
子見之他日念切如傷世稱愷悌君子則我
皇上教之也昔成祖文皇帝聞皇太子發粟
賑山東饑民喜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
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之赤子乎則今日
議賑所裨儲養民生非淺鮮矣一在優大僚
臣觀年來三事九列逮擬相踵雖其蒙讀各

有本末然或一時偶誤而經年累月之勞未
可盡泯又或率屬偶踈而立身行己之大未
可盡議則量從寬政以示恩於惟蓋即彰教
於箕裘使皇太子見之必且尊師而重傅庶
講幄開陳不付之漠漠即今日之受益已多
昔成祖文皇帝諭皇太子略曰文武群臣皆
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聽聖祖式教數
語且不欲後人輕其臣又豈肯自薄其臣哉
一之容直言聖上擴如天之度間以言事蒙

謹心亦次第錄用然尚有撓奪經年環賜宜
亟如以宗選為却顧之論其寔意專於為國
如以召對多過激之談其寔心存乎報主又
如以請卹涉溢美之辭其寔情迫於為父諸
如此類臣未敢枚舉當此慎簡宮僚之時儻
各還故物或叅講讀之班或厠侍從之選使
皇太子見之知皇上之能受直言如此皇上
之雨露風霆無成心如此他日以主聖臣直
媲美則皆皇上教之也昔太祖高皇帝諭皇

太子略曰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已之
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
非不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夫
言有順逆而治忽閑焉則聽納豈獨為諸臣
地哉一在寬拙吏從來外吏轉陞以三年為
率近日郡縣有司以錢糧叅罰遂多淹延五
六年不遷者臣以為有司而果不肖耶宜速
去之為快何得以逋賦久任聽其年復一年
猴乞虎噬有司而果賢也而處萬難湊手之

地力既無可施精神亦復不振於地方寧
有濟乎臣以為宜勅銓部將有司見經叅罰
者查係真正兵荒地地方為核其官評分別陞
轉毋使不肖者終年肆毒而賢者促，靡騁
至人地兩誤也使皇太子見之他日以催科
政拙遂袖良吏則皆皇上教之也昔太祖高
皇帝諭皇太子曰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
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為深鑒夫吏
治以兩漢為最如卓茂輩其不以催科先撫

字明矣一在薄言利今日軍興旁午司農蒿
自至議加派議開採亦不得已之計矣臣以
為理財者議生於額外不如核實於額中今
天下之財不在皇上亦不在民大半為債帥
墨吏所有以幾千萬之金錢供不戰不守之
兵以加二三之大耗養肥身肥家之吏則今
日清冗懲墨斷宜實；加茲而此外一應內
供之可後者或暫停或暫減而以全力注之
軍需庶賦不加而用自足德之人主即當至

窘迫之時仍宜存不盡利以遺民之意使
皇太子見之他日亦不以外未先內本成一
代清心令德之主皆皇上教之也昔太祖高
皇帝諭皇太子曰凡一切居處服用之間必
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不至於饑
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不勝其
苦矣臣以為今天下幾無民矣寧獨饑寒尚
堪此額外誅求否一在疏滯獄屢勤明旨而
淹繫仍多甚至累告斃則以爰書屢枉聖

駁而問官又若訊鞠再三詳慎無可加惟有
觀望淹延以俟天威稍霽今時值三陽開泰
萬物向荣臣謂天下在慶皆春惟獄無春疫
氣盛行死亡枕籍方春在獄為甚皇上憫於
一應訊鞠早為俞結使無顛連犴狴至如近
日士夫逮繫或中毒於訊棍固當立解網罪
之慘或發憤於去輔亦宜弘邀解網之仁真
令人嘆天地之春有窮皇上之春無窮使皇
太子見之他日不以詳慎累生全皆皇上教

之也昔成祖文皇帝諭皇太子曰前命爾覆
審重囚爾奏乞貸其死見爾重惜人命然寔
惡不可宥其餘雜犯死罪以下悉准所言夫
聖祖於雜犯死罪尚槩從寬宥况罪不至死
者乎凡此皆教之大者也皇上既以身為儆
而輔臣及講臣又以正言正事開導不輟睿
質有不就粹精聖學有不就光明者哉臣以
書生管窺妄効芹曝不識忌諱伏乞聖明矜
答

山書第十二卷

召對紀注

崇禎十一年正月諭以後凡遇大召對准吏
館四員紀注如聽聞不真勿得臆傳仍呈閣
閱正進覽

議支全俸

諭戶部各官俸祿養廉之需祖制原屬優厚
迺以折給過多遂致數薄着將各衙門官俸
詳查原額若干該銀若干折支數若干令照

額全支何項可以處補逐一詳晰餘列具奏

行大統曆

諭禮部欽天授時大典奉旨畫一該部何得一味游移這曆法着遵照會典仍舊行大統曆如交食徑緯晦朔弦望因年遠有差悞者着張守登等傍求參考更正李天徑等議叙郭正中赴州任蔣所樂魏象乾魏文魁等歷過俸廩查給都着回籍

司寇下獄

崇禎十一年二月諭錢局孔獎原叅有據屯豆多開獎竇發露乃屢旨駁訊竟不恪遵妄云事雖可疑毫無虧溢徇私輕擬該部職在問刑每以別衙門推諉鄭三俊熊徑法官翫法駱方璽委曲庇奸如此陰謀蒙蔽巧行欺枉深可痛惡俱着革了職法司提問南右通政徐石麟適入賀到京拜救之日臣縉只留京奉箋入賀聞閔驅馳顧瞻周道見

大江以北千里甌脫畿輔以南三時不雨澤
鳴滿野量壑幾半入畿以來知我皇上精心
密禱仰格玄穹而雪不封條雨不濡軌竊意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天道太上而不及下濟
法不得雨地道大旱而不能上行亦不得雨
茲之亢旱意者皇上威名峻極臣子奉職無
當漸成釜鬻之形致有鬱攸之應與正欲以
博德緩刑霽顏納諫仰塵天聽然後陞辭
乃本月初十日伏見刑部尚書鄭三俊奉旨

提問下獄臣旅次驚聞未詳本末因思三俊
受恩累朝致位正卿皇上授以執法之官分
宜竭忠報稱一旦仰觸宸衷自干嚴譴此必
職業所係輕重出入之間有負皇上之任使
者雷霆所及斧鉞何辭既又伏而思之三俊
昔事神祖歷著勞勩迨事皇上亦已十年于
茲矣一生風力屢挫奸鋒四壁蕭然素標清
骨臣親見其為南戶部時力叅不戢司官精
釐錢糧蠹寔皆夙蒙皇上鑒知不知何以精

氣耗磨今昔頓異一至于此恭繹抄傳之明
旨真有不能不責備于三俊者惟是朋謀朦
蔽巧行欺罔為人臣者有一于斯當膺顯戮
三俊雖老而耄諒其性植孤忠不敢出此今
為司寇僅之敝衣一篋爨烟不繼下理之日
奸胥弊役酌酒相賀羔羊素絲之風尚可想
見雖一時膠守成例徃復移會似屬推諉罪
誠有之至于朋朦欺罔臣敢剖心代明以祈
皇上始終保全而矜宥之也三俊聞命之時

即因服束身自拘司敗舉朝動色行路吁嗟
謂此亦曾備皇上股肱大臣之末者朝而冠
裳暮而狎狴譬諸犬馬曾不得蒙蓋惟之賜
焉凡在三事九列亦何嘗之與有當亦拊心
而自憐矣臣又回思三俊六年考滿時人皆
以得進勳階為榮而俊獨以寇賊未殄為愧
乞身再四逡巡歲餘不蒙俞允懼闕考成匄
匍就道向令此時得蒙皇上俯從其請賜之
骸骨為三俊者今日尚得與田夫牧豎歌詠

太平優游耕鑿豈不為熙朝優老盛事高尚
美談而竟以遷秩之隆恩釀骫法之罪案三
俊之辱諸大臣之辱也亦朝廷之辱也且自
皇上御極以來先後諸臣麗丹書者幾于圜
扉為滿即使其人盡皆情法允協幽陰景色
猶恐上戾天和下台地爰而况問擬惕于威
嚴之下者有將順而無挽回有揣摩而無補
救株連蔓引九死一生於刑期無刑之意竟
何當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又曰

夫出臣子小過好生人主大德今皇上以輕
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
鍛鍊為能事以鈎棘為精神而反負皇上法
天慎獄之本意矣陽和已布幽草猶知向榮
曠蕩無期累臣未逢祝網伏乞皇上念三俊
砥礪畢生過誤一事得從釋繫以示優容或
姑許在外席藁候訊俾國法凜然仍無妨于
國体君心迴炤即仰合于天心臣即受出位
妄言之誅弥彰皇上轉圜從諫之美矣

上傅朕以渺躬仰承天命君此萬邦所與共
治天下惟尔文武諸臣或股肱心膂之司或
爪牙耳目之寄誠能謹守祖宗成憲各矢靖
共馴致太平有何難事乃數年來災變頻仍
中外交訐財用空匱民生窮蹙綱紀凌夷風
俗頹壞固朕涼德所致尔大小諸臣亦安能
辭責良以官貪吏狡賄賂公行欺蔽成風恬
不為怪舉劾顛倒賢奸錢糧肆意侵那刑名
任情出入即如鄭三俊一案屯豆墻穴情弊

顯然有何可疑乃欺罔推諉巧為弭縫屢奉
批駁亂法愈甚寧負朝廷不負私交寧溺職
業不破情面若果公忠執法之臣朕方求之
不得豈不保全爰惜何忍摧抑但念無贓賄
姑着他回寓聽擬以後文武百官都要洗滌
肺腸痛加警省同心協力恪盡職業共致太
平朕之至願如執迷不悟仍蹈積習國典具
存勿貽後悔特諭

查覈錢糧

崇禎十一年二月諭軍興旁午國用莫支惟
戶部職司天下錢糧兼連年議增許多條款
若使一一盡歸實用何至處、動呼庚無柰
顯緒淆襍叢奸莫詰收支牽混積弊滋深况
小民原解逋欠官吏儘多侵那與其分外搜括
科謂奸宄不若額中清厘免擾窮簷然挾內
蠹必查外蠹清出數項厘入數爾部都察院
吏科即與科道中公舉有心記無情面者二
員令專司其事一面會同行文各省直撫按

司府着自崇禎四年起十年止凡諉舊餉新
餉有額無額正課雜課本色折色鹽菜賦役
贓罰雜項但自一應起運錢糧及扣抵減存
民運經解等項責令條晰開註某年某項完
過若干解過若干寔欠若干後又補解若干
某年月日解官解役某人批解若干某項未
徑批收州縣造冊徑申撫按即將原冊類解
不必經由司府造冊徑提該差科道不必經
由撫按造冊必官親核勿憑吏胥顛倒款項

務從實開寫勿替他人與從不許以彼項牽
入此項以無額牽入此額牽入此額不許以
侵那指為拖欠不許以未解飾為已解如州
縣已解司府而司府那移隱匿或司府已有
批收而京邊底冊不載又如起解本色而年
月數目不合或假印批或流批匿批或有批
無銀或賄改分數種：弊端言之不盡務要
推類旁搜澈底磨勘各鎮歸司收支四柱并
着按年按款一体據實造投俱勒限去以上

并報規則敢有泛視故違或借口造冊故將
應解錢糧沉延者俱即指名叅究仍一面先
將部中各冊悉心詳查通以入數對出數將
完數照欠數入數既明出數湏求着落完數
已確欠數亦便督催如錢糧清楚有裨國計
即作弊官吏可免深求談差科道但要絕私
奉公勿負委任如事不擾而早報竣則泛優
論叙若畏徇容隱苟且玩延或事未終而謀
推去必從重處分再查天一錢糧存留者多

當以邊腹多故需用緊急階軍餉宗祿外還
着先儘起運酌後存留有善奉行亦准獎
叙該部院并與勅行持諭

改御史為總兵

二月改河南巡按御史張任學為總兵官鎮
守河南

東宮出閣

崇禎十一年二月御史謝秉謙疏言伏覩皇
太子以崇禎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加冠二月

初七日出閣一切典禮斟酌損益咸奉宸翰
裁定所以端蒙養而成聖功者豫矣皇上乘
乾行健每以嚴明行其仁愛于文臣則級已
盡而虛降于武臣則罪莫大而許贖于兵荒
地方錢糧強半分別蠲後德至厚也乃吏宜
飭而仍玩民宜蘇而仍困譬之琴瑟不調當
必解而更張慶典告成之日下詔更為名願將
文武各官降級戴罪兵荒地方後至某年某
年穀糧盡行赦免自崇禎十一年二月初七

日為始文武職官有犯定行降黜提問一掃
營狗葛藤兵荒之地錢糧勘寔分數徃免盡
除後帶名色示皇太子以博大精明寔政其
在臣民之被澤者無不仰重輪^之照沐少海
之波矣

申飭學政

崇禎十一年二月諭昨據詹翰諸臣面奏省
直試卷多係假偽小學久頒迄今尚未奉行
殊屬欺違爾部再行申飭以後歲科考畢即

將原卷起解有謄改遲延者叅究各考試卷
俱要小學一篇有仍前不遵者叅究朝廷倚
任部科如見弊即究雖有不肖豈無儆惕不
得套飾相沿違者並諭爾等戒之特諭

清公學臣

崇禎十一年御史吳牲疏言臣有學臣積勞
已久一疏舉提學僉事袁繼咸清公自礪學
行兼優例應遷擢此非臣之私言乃通國公
論也繼咸奉勅督學山西僖^歷三年歲周兩

考臣耳而目之久矣赴任止携一二童僕行
李蕭然不異儒素其居官清執不阿抗直自
遂謝絕竿牘所甄皆寒畯名士搦學租賑殘
邑貧生闡揚節義修葺先臣魏允貞所建書
院課士作養秋闈元魁半出其中臣疏所薦
字字寔錄上自藩三下逮士庶人人知之人
人能言之山右自兵荒以來士風久頽又值
前道濫倖之後文教不振而繼成堅持名義
力洗積習不肯曲徇通晉士人無不服其清

公臣謂司學政者如袁繼成即優以清秩可
以無愧蓋灼見其賢舉其克修厥職者採地
方之公論明朝廷之彰瘴矢諸天日無敢妄
徇司道府廳諸臣可問也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世間有好惡拂人之性者乎臣疏二面拜
發一面移會自是撫按共事地方之體及至
繼成得罪按臣與按臣之不盡題故臣時在
代州遠不及知回省之日聞按臣時對人言
大收遺才本院批呈送考學臣不考則已又

從而降罰之目中無本院又曰十五日三司
同見出語相侵若不具參有何顏面臣竊以
考事提學專成未可侵奪言語一時小過何
難優容而不意按臣恨之入骨且列款糾之
污以賍私矣夫謂繼成慙直不善逢迎語多
觸忌則或有之謂其庇劣婪賍穢跡多端則
臣所未之聞也豈惟臣所未聞問之司道司
道皆曰不知問之府廳府廳皆曰不知而推
官錢愷深歎其冤誣至為之出涕夫以臭味

不合而遂誣人以賍私非病狂喪心之極必
不至此通學生員朱善等宗生朱求我等新
中舉人衛周祚等數百人屢次具呈僉稱學
臣剛正直道難容又稟稱按院承差押快五
六輩鎖拏學道吏書等役欲煅煉之以成獄
如公道何合省輿論如此昭昭在人耳目臣
亦未敢盡言夫繼成一人之身耳臣以為清
公按臣以為貪污致令是非顛倒賞罰混淆
關係朝廷勸懲甚非眇小名義至重鬼神難

欺一時之喜怒易動清心之良心不泯今繼
咸遠京究問窮勘到底貪廉自見勿但究問
其款中之事與人也若衙蠹劣衿復命按臣
提究在京既無懸坐之法在晉終有文致之
嫌不如一并解京俱下法司從公訊質伏乞
勅下該部將按臣前疏與臣之疏并行覈勘
則公道昭而人心服矣

獎廉示勸

崇禎十一年二月戶科給事中辜朝薦疏言

臣觀邇來人心亦多知所振濯如督臣盧象昇撫臣孫傳庭清心挾屯一歲得遂數十萬餉按臣葛徵奇絮已厘鹽一差多解十餘萬金其餘因地輸助因公急公人懷篤棊庶幾羔羊素絲之風旦暮遇之而不謂有以墨聞者豈人心之終不可格乎何維新之治若此其難也臣愚以為懲貪之法雖不厭嚴而獎廉之道尤當亟講是以古之帝王不及于求不肖者而黜之第舉于求賢者而用之蓋

懲一人而有不能盡懲者尚生僥幸苟免之
想獎一人而凡令不及于獎者咸懷愧怍奮
勉之志在昔伊臯舉而不仁遠則知賞之為
難固有捷于刑之為威也臣謂廷臣中有清
理特著者或衷之簡在或輿論所共推皇上
雖未必不心識之而羣下昧喻也祖宗朝有
手書其名者有袖金以賜者故人咸感奮願
皇上寔做以此意拔一二人復異之使班聯
大小皆有以知聖意之所向有不自爭濯磨

者誰乎外吏若庶其恩澤及民尤為親切請
皇上勅撫按于所屬中各舉清介特聞者一
二人不得僅作循卓套語第寔著其一塵不
染之狀若何務在深得民心允乎公論一如
先朝故事賜璽書束帛以勞之或加秩賜金
以及任之使薄海成風皆有以知聖意之所
求而有不厚自砥礪者誰乎夫勸導神則磨
勵遠教化行則風俗變雖此日時事多難必
需通方應變之才儲足以集事然賦才在天

不可學而至者也立命在人可相觀而成者
也是在皇上一鼓舞間將見廉恥道興苞苴
弊絕清議重于名法貪影畏于大庭然後從
此中求才乃得真才無有賄賂市交與援炫
譽者矣

江西弊政

崇禎十一年二月江西巡按御史邢紹德疏
言竊惟則壤成賦者厚下之仁急公終事者
戴上之義凡民有心誰敢背違臣初入江右

即察江右之風以為土瘠民貧俗淳事簡士
民有恒心無越志有賈行無畸思其君子講
學明倫以道德仁義相砥礪矯烈而矢忠貞
其小人安分知足以農圃生涯相勸勉自愛
而重犯法天下之元氣存焉清議出焉豈其
不明于急公大義而遺親後君也乃細察所
繇寔堪流涕俗漸趨于奢矣人漸近於頑矣
塵棍假宗饒有兇黨妖民窩主到處生心加
以年來貪婪成風州縣絕少愛民如子畏天

明威者正額之外復有額正派之外復有派
火耗加矣又以馬站加添搭加矣又以酒筵
加種、名色追呼皆敲骨擊髓民是以見青
衣里正搶地呼天無所控訴也兼以署印之
官計日為年打算扣留那移閔支不顧正餉
歷年既久溷淆多端文吾閃爍旁漏愈多正
額難清察矣夫民上父母下妻子、八口胼
胝二時至有秋告成竟不得一飽以樂室家
夫安得不逃夫安得不盜乎瓶壘罄竭兒女

鬻賣存者有形貌而無精神有視息而無情
色尚有奸宄細人積年老猾交通衙蠹結連
里甲影射飛洒那移乾沒百姓已納十之五
而起解竟無十之三尤令人裂胆摧肝無可
柰何為今之計惟有嚴懲貪黷一節足以清
本澄原要莫亟于親民之州縣令矣如能居
心似水持法如山不如火耗不取罰贖不行
離派不折硝黃不誣奸盜不賣人命不傾富
室以催科為家政看緩急為調停要歸于為

民請命為國儲餉如是而今有不行禁有不
止期會有不應者臣不信也萬一慳頑難化
積習難返勢要抗違孝廉撓阻富室包攬監
生青衿詭寄飛洒指名申臣衙門具疏入告
即處以如律之法俾臣得借天寵靈以洗滌
貪惡激發士民心志斷不敢令欺隱之徒猶
或從橫無忌也臣矢心不辱君命不屈心於
強禦不統指於面情不敢通一字於長安要
路甘出勞怨務明職掌如不能寔心任事庇

護貪婪乞皇上先處臣以曠職之法而後及
司道府官與所宜處者庶幾大小相戒防徭
相成百姓急公之義可激江右仁義之俗可
興矣

士先德行

崇禎十一年三月兵部主事黃裳吉疏言伏
惟朝廷所以取士者有鄉會兩試而所以造
士者有科歲兩考若科歲兩考所錄皆端人
則鄉會兩試所得自無貳類語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請自今學臣考試先令通邑紳衿
耆老公舉諸生年自三十以上有能盡道悖
倫有為有守究心經濟步武先民直足當賢
良方正者臚列寔蹟群邑勘覆申報學道臨
考將試卷另編字號取其文理平通者居第
一等然後以其餘文藝優長者附第二等凡
解部試卷必須填寫寔蹟居前文章不求華
富但取明理為主自是鄉試場中將一等試
卷另編字號先儘文行兼優者中完然後以

其餘文藝優長者著奏足解額之數如是德行
文學兼收并進則忠厚正直出其中即經濟
學問亦出其中豈收非賢才之實用也哉至于
掌教之官尤為育才之藉似不宜以日暮途
窮者處之臣歲貢自六旬以上免其赴京廷
試即令冠帶榮身仍即以科歲一等文行兼
優者挨序取補由是鄉貢科甲盡屬德行之
選而途徑俱清行之既久人相爭為孝弟仁
讓忠信廉潔之事廟廊之上有不雲蒸霞蔚

精白承休以成至治者臣不信也

編遺定例

三月諭兵部編遺事宜以二千里為附近二千五百里為邊衛三千里外為邊遠其極邊烟瘴以四千里外為率止拘本妻無妻則已不許擅拘親隣取結滋擾如有痼疾衰老不堪荷戈准發口外為民

表白清臣

崇禎十一年四月御史葉初春疏言談臣於

本月初二日有欲作敢言之氣宜寬言事之罪乞賜召還建言誥誤諸臣以大闢言路事一疏本月初十日奉聖旨建言諸臣已有旨了曾櫻謀陞獲贓有據何謂隻字不入長安葉初春着確實回奏該部知道欽此賊聞命自天不勝惶悚自惟作令六載亦知按獄引徑據贓定罪以申國法曾櫻謀陞見有贓據賊曷敢為之辯惟是櫻之誣、自好蓋已有年非特賊一人知之其在鄉則有鄉評在官

則有官評夫固人、知之亦人、能言之櫻
以四年署部出守毘陵嗣轉閩中監司已幾
七載其清而且執歷數年如一日未嘗一移
字長安毘陵閩中見有士紳俱在班行可問
也賊在閩與櫻共事者二載其儉約茹淡一
介不苟之概宛然可述亦灼然衆見不特賊
也尚有同官如閩中原任海澄知縣今授翰
林院簡討梁兆陽原任崇安知縣今授翰林
院簡討郭之祥原任安溪知縣考授河南道

御史今降補上林苑典籍許自表見在交戟
之下俱可問也茲者謀陞一節雖徑緝獲寔
寔有賍跡可據真堪駭異但不知曾櫻有手
筆與否或有家屬橐金而至者與否今已奉
撫按提問之旨想旦晚間可詣棘庭其賍跡
所自来與賍私之誰交誰受見有一千人等
自當和盤托出如果出自曾櫻之謀也是櫻
為兩截人而晚節之不終也其自喪生平自
干法網也如不出自曾櫻之謀也是誰為曾

櫻作此犯法事而揮金以自累并累櫻也其
李代桃僵為人干法網也是賊所為不得其
解而大可駭者也賊為皇上耳目之官風聞
言事猥以時事之可異而瀆陳焉望皇上并
發該部研究根因直窮到底庶謀陞無隱遁
之情形朝廷有必行之法守德之砥：自守
者曾櫻之素也是職所能據寔以聞者也謀
陞獲贓者今日之事也亦賊所竊疑于中而
不敢不以聞者也白鏹既已有據國憲自是
無私我皇上睿招如神幽薊畢照諸臣奉旨
訊鞠亦必顛末具核其孰敢于日月雷霆之
下私毫隱徇故為出入于其際而賊敢為之
辨哉謹遵旨迴奏疏入曾櫻逮至下獄上令
其在黨候訊後訊明係鄭芝龍重其清若潛
為營陞櫻不知也芝龍上疏引罪上命曾櫻
復職

罰贖大害

崇禎十一年四月檢討身之祥疏言大學一

書上自帝王下迄臣子有不勿而誦之者乎
首曰明德即日新民竊以新民之義必且煩
稱而難盡而傳止引無訟一事遂括新民之
本臣初疑之及一行作作吏五載閱歷始信
訟之為禍烈聖經所稱為弗誣也皇上倘不
信民受訟之害但听臣指陳官吏取訟之利
臣知皇上必有惻然動念將求立置天下于
無訟而後快于心者令自一言之下自縣而
各衙府而各所上自各道各司兩院公私費

用每官每年合之不下數十百萬有緣毫非
取之詞訟抵贖者乎不特官也已上各官之
衙役各役之俯仰合之又不下數十百萬有
緣毫非取之詞訟常例者乎故斯民之穷至
于今時可謂已極鮮不由此或曰賦重而急
相促使然而臣恒曰非也臣曾察之原籍再
諳之仕地從未見百姓有因朝廷加賦而破
產者何也朝廷賦稅原從地起是有地始有
賦始有役原不至于厲民即地間有荒旱丁

間有逃亾之不齊恒就一邑約畧計之其間
虛丁虛糧者百中之一二耳得一賢明之宰
酌量清核累猶有盡獨詞訟一事一被牽告
中民之產數日化為烏有恒復民間之財十
分言之為國賦出者十之三為詞訟耗者十
之七國賦不可已是亦不可以已乎皇上如
猶不信在外受訟之害即以在內言之最小
如兵馬司最細或鷄豚爭但一紙投入數十
金之家頃刻可盡故奸民常借為誣陷良民
之資由此而上又可知也孟子曰古聖王所
以大過人者無他善其所為而已伏望皇上
由小而推及乎大由近而推及乎遠由內而
推及乎外痛懲紛囂之習立杜告訐之風將
見無訟之化何難再觀所陳大學之謨不託
空誦矣

星月變異

崇禎十一年四月月掩熒惑帝憂甚下詔脩
省兵部尚書楊嗣昌上疏曰臣見邸報抄傳

諭旨皇上宮中齋沐修省拜疏祈禱從古及
今所未聞化災為祥於斯可必然聖慮惓
猶以星未順青服減膳臣愚伏讀教四不勝
徬徨竊有一二鄙聞願寬聖懷于萬一臣聞
月食五星古來異變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
勢主德何如政事相感災祥之應不一其致
今茲月食火星在於前月巳酉納音屬土律
應中宮然有陰陽之分戊申陽宮主帝座巳
酉陰宮主后妃其時寅卯適值熹廟成妃發

引内外文武百官祭奠郊圻所謂白衣之會
在陰宮已有其應無庸致疑一也當食之時
火星觸月在于上角不在中亦不在下臣愚
謹視明白無庸致疑二也惟是曆載是日火
纏尾十二度相距不啻萬里何為相掩若果
掩於八度當在戊申之亥何為巳酉之寅將
謂掩于十二度則火方逆行無忽順行五度
之理以此推之必月行見火而避有將進退
之象其災祥亦可推也火留舟尾始三月戊

寅既晉而逆復始于丙戌戊寅丙戌者皆陽宮至于巳酉陰宮之日乃觸太陰入而不見斯為月食尾者蒼龍之尾水星也火留逆之為守所以勝故觸月亦不勝而為月食也時方黎明月遂西匿若共早尚當復見星貫月而出火星貫月陰國亡其國貴人兵死而出五年國亡李唐州郡纏次漁陽上郡入尾則今順永二郡之間北他西河入尾則今陝西延慶山西之地遼東遼西入尾則今河東河

西我與敵人共之者宋人精義賦曰尾箕折木幽燕是稱溟渤竭高麗暨三韓之所盡自北平保定終北紀之所窮是則陰國當之自有其應非臆說也且臣稽於古月食熒惑不為大災者蓋亦有之在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丁未三月月食火星其年無事明年建武戊申之秋呼韓大單于款五原塞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四裔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即將耿國獨以為宜如

孝宣故事受之以率厲四裔完復邊郡帝從之至孝明帝永平二年己未十二月月食火星頻年無事其皇后馬氏馬援之女也從冠后宮常衣大練明帝圖畫功臣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抑不與焉有唐憲宗元和七年壬辰正月月掩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歸李維推心撫納結以大恩遺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戰

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七月月掩熒惑其明年興師滅漢車駕遂征契丹連年兵敗宰相張齊賢上疏以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必先本後末安內養外之說進臣愚所聞如此以為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外當陰固聖上修德以召和治內以威外必有災而不害者若夫火猶逆行五月丁丑當入乎心踰旬戊子留守之六月丙申順軌方去心為明堂熒惑廟也是尤有不

同於尾者聖上精誠感召天賜百祥星行或
不至乎心或雖至乎心而不犯斯則宗社萬
靈之助子孫千億之休徵臣狗馬祝願聖躬
聖衷無所不謹者必至是而後釋然於懷也
竊思前因秦對援引不倫祇合束躬待罪何
敢覆稱漢唐宋之言第臣伏讀聖旨至尊獨
自憂天群臣聽從其便狗馬惶汗欲死不敢
不述鄙聞仰慰聖懷於萬一覆祈恩鑒愚忠
俯宥多言之罪

